

“布谷，布谷！”“贵贵哟，贵贵哟！”“脱却破裤，脱却破裤！”“光棍好苦，光棍好苦！”“阴天打酒喝喝，阴天打酒喝喝！”……

这上面说得都是啥呀？其实，这些都是鸟叫声，准确地说，是杜鹃科的几种鸟的鸣叫声。当然，这些大都是普通劳动人民对于杜鹃叫声的形象模拟，非常接地气；不过，在古代诗人看来，或许会稍欠高雅。古诗里常出现的形容杜鹃叫声（或干脆用来指代鸟名）的说法，除了“布谷”算是雅俗共赏之外，还有“子规”、“不如归去”等。

接下来，且让我们跟着古诗的节奏，了解一下杜鹃的故事吧。

布谷与子规

张海华 文/摄

布谷处处催春种

“田家望望惜雨干，布谷处处催春种。”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杜甫的长诗《洗兵马》。这里的“布谷”，就是大杜鹃，它的叫声为两音节，很像“布谷、布谷”。此鸟在中国大部分地方是夏候鸟，跟燕子一样，春来秋归。大杜鹃从南方飞来的时候，正值春耕之际，因此人们把它的叫声跟稻谷播种联系起来，称之为布谷鸟。

杜鹃科的鸟在中国有好多种，除了大杜鹃，还有中杜鹃、小杜鹃、四声杜鹃、八声杜鹃、鹰鹃、噪鹃等。它们之中，大杜鹃的“公众知名度”是最高的。不过，最早的时候，在古诗里，它既不叫杜鹃，也不叫布谷，而是有一个在现在看来非常拗口的名字：鸲（音同“尸”）鹆，语出《诗经·曹风·鸲鹆》。其诗共四章，其第一章云：

鸲鹆在桑，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。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。

后面三章，则分别以“鸲鹆在桑，其子在梅”“鸲鹆在桑，其子在棘”“鸲鹆在桑，其子在榛”来起兴，其后之诗句都是直接赞美那位“淑人君子”的。

就诗中提供的信息而言，鸲鹆确实应该是某种杜鹃，因此将其解释为相对易见的大杜鹃是比较合理的。就像诗中说的，鸲鹆待在桑树上，而它的多只雏鸟则分别待在梅树、酸枣树（棘）、榛树上。通常，同一窝雏鸟，就算刚离巢，也是会待在彼此很近的地方，而不会一只在这棵树上，另一只在那棵树上。只有像杜鹃这类具有“巢寄生”习性的鸟，才会把多枚卵分别产在别的鸟的巢中，而且每个巢中产一枚卵。杜鹃的雏鸟破壳而出后，出于本能，会竭力用背部将巢中“别人家”的鸟卵或雏鸟拱出巢外，留下自己一个，独享“义亲”带回来的食物。

十几年前，我刚拍鸟时，就听资深鸟友说：“有东方大苇莺的地方就有大杜鹃。”东方大苇莺也是中国很多地方的常见夏候鸟，它们喜欢在芦苇中筑巢。每当春末夏初，芦苇荡上空常回荡着“布谷、布谷”的悠长鸣叫声，同时看到大杜鹃在附近逗留。原来，大杜鹃是在一旁伺伺，准备挑苇莺的巢下手。一旦得到机会，它会叼走巢中的一枚卵，然后再产一枚卵在里面，以保持卵的总数不变。另外，有研究表明，被大杜鹃寄生的鸟有100多种。



大杜鹃(棕色型)

杨花落尽子规啼

布谷鸟的叫声非常容易辨认，因此闻“布谷”即知是大杜鹃，绝对不会错。但很长时间以来，我一直搞不明白“子规”到底是哪一种鸟。“子规”在古诗中经常出现，如：

杨花落尽子规啼，闻道龙标过五溪。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。（唐李白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）

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（宋翁卷《乡村四月》）

从“杨花落尽”“绿遍山原”等用词可以看出，上述诗词描写的都是春天的景象。诗句中的“子规”，大家都说是杜鹃鸟，但具体是哪一种杜鹃呢，则答案一直是含糊不清。有人说，子规也是布谷鸟，这显然是不对的。理由很简单，它们的叫声不一样。这里顺便说一句，好几种杜鹃科的鸟的外观都极为相似，在野外目击或者光看照片，都可能难以准确辨认；相反，若能听到其叫声，倒简单了，哪怕没有看到鸟（杜鹃常躲在树冠中鸣叫，故“只闻其声不见其鸟”是常有的事），也能马上确认这是哪一种杜鹃。

上引诗词中的子规，既是鸟名，也是指这种鸟的叫声。“子规声里雨如烟”，就很明确地说这种鸟的叫声就是“子规，子规”。以叫声来给鸟儿命名，早有先例。比如，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中云：“脊令在原，兄弟急难。每有良朋，况也永叹。”这里的“脊令”，是指白鹡鸰，它常边飞边鸣，音调急促：“急令，急令！”因此让诗人联想到事态紧急之情形。

那么，哪一种杜鹃的叫声跟“子规”类似呢？一开始我也没想明白，后来读到《坛鸟岁时记》这本书，才恍然大悟。作者王自堃是这么说的：

（古诗中“亦曰子规”的）杜鹃鸟啼鸣似“子规”二字，再结合其“夜鸣达旦”“哀述狂鸣”的习性，则更接近于现今的鹰鹃。

2019年春天，我常在野外录鸟鸣，无论在白天还是晚上，都录到了鹰鹃的鸣叫声，确实，不说不知道，它的叫声真的挺像持续不断的响亮的“子规，子规”。

也有人说，鹰鹃的叫声很像“贵贵阳，贵贵阳”，前两个音节重而清晰，第三个音节很弱。我还读到一篇题为《叫着“枪贯牢”的鸟》的文章，文中说，暮春的夜晚，有一只鸟不停地叫：“枪贯牢，枪贯牢！”但作者也不清楚这是哪种鸟在叫，后来有人告知，这鸟叫鹰鹃，“急忙搜了鹰鹃的声音来听，果真是。”从“子规”、“贵贵阳”（或“贵贵哟”），到“枪贯牢”，关于鹰鹃叫声的模拟，可谓大同小异。

顾名思义，鹰鹃就是长得比较像鹰的杜鹃。说来也巧，2006年春天，我到杭州西溪湿地拍鸟，迎面见到一只“鹰”飞来，就停在我眼前的树上。后来才知道，它不是猛禽，而是鹰鹃。可惜，从那以后，我每年春天都听到鹰鹃的响亮叫声，却再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与它面对面。



大杜鹃

听杜宇声声，劝人不如归去

终于知道了“子规”最大可能是指鹰鹃，下面我们再猜猜，哪一种杜鹃的叫声像是“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”？

宋代著名词人柳永有一首《安公子·远岸收残雨》的词，其下阕云：

游宦成羁旅。短檠吟倚闲凝伫。万水千山迷远近，想乡关何处。自别后、风亭月榭孤欢聚。刚断肠、惹得离情苦。听杜宇声声，劝人不如归去。

诗人在异乡为官，常有思归之意，故闻杜宇（古蜀国的国王，即李商隐诗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之“望帝”，传说其死后化为杜鹃）的“不如归去”之哀鸣，惹得离情更苦。

明朝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·禽部》中也说：“杜鹃，其鸣若曰‘不如归去’。”那么照此说来，这种杜鹃的叫声是四音节的，而具备这一特征的其实只有一种杜鹃，那就是四声杜鹃。

我多次在山里听到过四声杜鹃的鸣叫，其声响亮而悠扬，有明显的起伏。民间模拟这种鸟的叫声的说法可就多了，有些还十分好玩。农人说，它在催人干活呢：“割麦种谷，割麦种谷！”也有的说它叫的是：“脱却破裤，脱却破裤！”没错，鸟儿于春末迁徙而来，此时天气和暖，自然可以脱掉破裤子了。还有人戏言，它在唱：“光棍好苦，光棍好苦！”这就纯粹是在调侃了。

不过，不管咋样，这声音总觉得不是特别像“不如归去”。《坛鸟岁时记》的作者认为，叫声似“不如归去”的鸟应该是小杜鹃，他说：“如果你听过小杜鹃五个声调的歌声，是会联想起‘不如归去’的。”我没有在野外亲耳听到过小杜鹃的叫声，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网上搜来一听，这叫声倒真的近似有人打趣所说：“阴天打酒喝喝，阴天打酒喝喝！”当然，这里是六个音节了，但最后的“喝喝”紧连在一起，因此也可以当作是“阴天打酒”的陪衬。

因此，劝人“不如归去”的杜鹃究竟为何种，这里暂且存疑。或许，我们对此也不必过于坐实，就像诗人一样，只要能够意会即可。若有雅兴，于春日到山野中走走，如能听到杜鹃的鸣叫，就是美事一桩。



鹰鹃